



村庄的牵念

□ 刘万祥

夜深人静的夜晚，躺在床上，常常会想起我那并不遥远的村庄，那些虽然发黄却依然清晰的记忆。

绿草、锄头、麻雀，村庄夜晚的月亮、低矮的青砖房，还有那两扇锈迹斑斑的铁门，轻轻一推，就发出“嘎吱吱”的尖叫。袅袅上升的炊烟，几棵粗壮的榆树，还有窗下那口压水井。那里蕴藏了我太多太多的渴望与梦想。多年以后，当我在某一个小城冬天的黄昏里站在自家阳台上，独自眺望我曾生活了十几年的村庄方向时，从家乡赶来的雪花落在我的睫毛上，湿润了我的双眼。我看见漫天轻飘下的雪花中，有一只孤独的鸟在栖遑之中飞来转去，似乎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那么，它将何去何从？它是否也像人一样，在这寒冷的夜晚也想与它的亲人围坐在温

暖的火炉边共享属于它的那份幸福与快乐呢？

我想起了那个寒冷的冬天，有一只鸽子落在了我家低矮的手工砖垒就的房顶上。它咕咕叫着，像是失去了深情的恋人。而我在房檐下，正使劲地用尖镐劈着秋天从田里灌溉的水渠边挖下来的木头疙瘩，让冬天的夜晚不再寒冷。晚上，土炕上躺满了我的弟弟和妹妹。母亲用玉米秸秆把炕烧得滚烫。怕夜里凉下来，又往火红的灶膛里填上几块我白天劈下来的木片。我家当时开着家庭作坊。一进入冬天，全家人就开始忙碌，谁如果偷懒，就会遭到父亲的严厉训斥甚至辱骂。我每天早晨匆匆吃过早饭，就要拿上铁锹坐上生产队的牛车去拉沙子，以改良土壤提高农作物的产量。中午，我还得去砍柴。晚上吃完晚饭，继续加入到家庭作坊的行列

之中。

但我仍忘不了那只鸽子，希望它没有飞走，希望它能找到它的恋人。于是我借故去厕所，在低矮的房檐上，借着从屋里照出来的微弱灯光，极目搜寻，却未见那只鸽子的踪影，就有些失落和沮丧，以致于再次回到屋里总是走神，精力怎么也集中不起来，又怕被父亲发现，心中就有一种负罪感。

那个冬天，空气都似乎凝固不动，只剩下泥土和树木在清晰地呼吸。村庄里错落的房舍在银灰色的月光下依稀可见。万籁俱寂的夜晚，只有月光照着这个躲在我灵魂深处的村庄。那时大学还未招生，我不知道我的出路究竟在哪里。白天依旧去生产队拉沙子，夜晚依旧与父亲和弟弟妹妹们一起忙碌。

我的心灵似乎已承受不起这样村庄上空的月亮了。

它是诗人心中纯洁的纤尘不染的蓝月亮，可是它只能在诗歌里出现，只能在我的梦里出现，像我的灵魂一样，紧紧地附在我的身体上。

那个寒冷的冬天过去不久，我考上了一所师范专科学校，毕业后来到了现在生活的小城。一晃就是几十年，每当华灯初上，人流如织，人声鼎沸之时，我还是不由得要抬头看看月亮，虽然它昏黄一片，没有记忆中村庄的月亮亮，可我就是忘不掉舍不掉它。

村庄，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？在那里苦着长大，心酸着成人，为什么年龄越大，可还是有那么多千丝万缕的不舍，那么多牵心扯肝的思绪呢？那些关于村庄的记忆会越来越清晰。也许我的根早已扎在了村庄的深处，扎在了贫瘠的田野上，扎在了飞着鸽子的天空中……

刺激

□ 张亚凌

朋友并不怎么富裕，可隔一段，就会带着女儿吃美食逛游乐园，用我的话“挥霍一番”。不理解，过日子就得实实在在，哪有必要打肿脸充胖子？她咋如此爱慕虚荣？于是侧击旁敲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。

朋友笑了，说惯坏自己何尝不是好事？窘迫困境只是暂时的，心里得有个念想，过日子才有奔头。天天吃馒头夹咸菜，时间久了，怕自己忘了世上还有美味佳肴。

这是十几年前的事，朋友还住在面北的阴冷潮湿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的出租屋。

五年前，朋友相继在西安、深圳开了公司。今年年初，已发展到了北京。提起往事，她只是说，是偶尔的美食刺激了她的胃口！

磨砺的力量

□ 陆漪

在我居住小区的东侧马路边有两棵杨树，马路外侧河边的那棵小树，瘦弱的枝干、稀疏的枝叶，感觉有些营养不良的样子，显得很单薄。围墙内侧那棵大树看上去略显粗壮，身体向外倾斜着，微微地倚靠在斑驳的围墙上。到了夏天，围墙内侧那棵大树树冠遮住了烈日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纳凉场所，颇得大家青睐。

夏日，当大风来袭时，那棵大树靠着围墙，只是微微颤动着身体，任凭风雨肆虐将枝叶打落，稳稳地在风雨中伫立。而那棵可怜的小树则被吹得东倒西歪，零零碎碎的枝叶翻滚、旋转，曾有好几次，以为它那柔弱的枝干会被折断，它却偏偏顽强地坚持了下来。风雨过后，它依然摆动着那细小、尖尖的叶端，向人们招手，享受着挣扎后的快乐。

我常想，那棵看上去弱不禁风、在风雨中飘摇的小树，也许

有一天，羸弱的身子会被狂风拦腰斩断，给它的生命划上休止符。

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，我居住的小区也纳入了改造范围，那年久失修的破旧围墙被拆除重建。拆除围墙的那天晚上，恰逢大风来袭，半夜里，风雨大作，只听到雨点打在窗户上“啪啪”作响，风呼号着掠过，门窗摇曳，雷电闪电疾雨注，我担心那棵小树也许会在狂风的无情蹂躏中夭折……

第二天，我还没起来，只听见外面人声鼎沸，到下面一看，令人惊讶的是，那棵大树竟然被连根拔起，匍匐在一辆停靠在树下的轿车上，把车的顶盖都压扁了，剥露的短短的根须在风中瑟瑟地颤抖。而那棵小树居然又躲过了一劫，尽管叶子飘离、枝丫折断，但它始终挺直了细细的腰杆。仔细看了才发现，那棵大树以前是靠着那破旧的围墙，才得以在数次风雨中站直了没

下，而它也只是浅浅地根植于土中。现在依靠没了，无法挡住风雨的摧残，只能折腰臣服。而那棵小树在风雨的侵袭下，根植更深，腰杆更直，依旧可以保持高昂的姿态，显示出毫不畏惧的本色，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让人由衷佩服。

人生道路上也有风雨，遭遇挫折、经历磨难是常事。不经历风雨，怎能见彩虹呢？如果没有挫折的“帮助”，就无法体会到生活的美好、世界的精彩。面对磨砺，勇于搏击才能站得更直、攀得更高、走得更远。



享受慢生活

□ 杨金坤

三个月前，妻子把岳母接到家中，和我们一起生活。

岳母老了，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无论做什么慢了。记得岳母刚来时，在吃饭问题上，我和岳母总是不合拍。我吃饭狼吞虎咽，三下五除二就碗光盘净；岳母不疾不徐，细嚼慢咽，碗中还有多半碗饭。为了陪着岳母，我只有再盛半碗汤，装模作样地慢慢喝。一顿饭下来，我吃得心烦意乱，如坐针毡。

“妈，您不舒服？怎么吃这么少？”几天后，我发现岳母吃得越来越少，不解地问。“人老

了，饭量小了。”岳母回答。

“你以后吃饭能不能慢点，要不妈吃不饱。”收拾碗筷的时候，妻子小声叮嘱我。听了妻子的话，我终于明白岳母吃得越来越少的原因为了。

再吃饭的时候，我张小嘴，放缓吃饭节奏，在我刻意陪伴下，岳母不但饭量又渐渐多了起来，而且话也多了起来。岳母说：“吃得慌，咽得忙，伤了胃口害了肠。你胃不好都是吃饭太快造成的。”日子一久，我也养成了细嚼慢咽的好习惯，并且大受裨益，困扰我多年的胃疼不药而治。

我有熬夜的习惯，每天晚饭后，看完新闻，我就会坐在书房的电脑前，构思、写作一些小文章，经常十一点左右才睡觉。有时候，灵感来临，甚至零点以后才上床。岳母睡得早，吃过晚饭，看会电视，岳母就开始洗脸洗脚，早早进入卧室休息。

每当岳母起来上卫生间时，看到书房还亮着灯，都会轻轻地敲敲门，小声说：“天不早了，快睡吧，熬夜伤神。”在岳母看来，人生漫长，要学会细水长流，好日子，得慢慢过。

前段时间，商业街竣工，

我和妻子准备带岳母去玩。见我准备开车，岳母问：“远吗？”妻子说：“不远，就一站多地。”岳母说：“又不算远，我们一起慢慢走吧，边走边欣赏风景，多好。”走进商业街，岳母兴致勃勃地欣赏着花坛、彩灯、时尚商店，高兴得像个孩子。回来的路上，妻子挽着岳母的胳膊，岳母意犹未尽地边走边唠叨着商业街的美。她说：“多亏没开车，才能看这么仔细。”在岳母看来，好风景，需要慢慢欣赏。

自从岳母来了，我渐渐享受到了慢生活的好处。

书香阳光

□ 孟广善

陶醉童话诗词诵，
经典无声润心灵。
涵育书香人生伴，
华夏文明爱传承。
腹有诗书气自华，
读声朗朗精彩呈。
平台多姿书香雅，
核心素养犹提升。

鹧鸪天·夏时伯劳鸟枝头唱

(依钦谱)

□ 张坤清

虽小伯劳狼著称，
夏时出彩树头鸣。
专窥虫鼠活游物，
栖息丘陵欢乐情。
伸利嘴，具凶名。
突攻害兽不心惊。
会摹众鸟歌声秀，
护守葱茏一猛兵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：lzc_bfk@126.com，或登录“文学现场”网站，选择晨报《齐迹》副刊板块投稿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、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谢绝一稿多投。